



册府元龜

卷之五百五十九
至六十一



13
849
186



門 1 3
849
186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國史部 六

論議

北齊陽休之為通直散騎侍郎與魏收等修國史魏
收立高祖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為齊元收在齊州恐
史官改奪其意上表論之武平中收還朝勅集朝賢
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為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

未决收死後便動諷內外發詔從其議

李德林爲通直散騎侍郎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勅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曰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便去隨事條列幸爲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旣聞人說因而探論耳德林復書曰即位之元春秋嘗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卽位亦有元年非獨卽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按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廢三年踐奄四年逮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

終爲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終爲帝也蒙示儀文扶病省覽荒情迷識暫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筆贊成而已輒謂前二條有益高議仰見議中不錄謹以寫呈收重遺書曰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非小爲疑息姑不書卽位舜禹亦不言卽位息姑雖攝當得書元舜禹之攝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有所見豈有論之德林答曰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

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
今事殊不可以禮爲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
后便云舜有天下不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王
異於舜攝竊以爲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
益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便用王者禮便日卽真
則周公負宸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帝乎斯不
然必知高祖與舜不殊不微從士衡之謬或以爲書
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繇武帝謙
匪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
河漢之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懼者元

字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按易黃
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不殊傳雖無
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
使人君體元以居正此蓋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別也
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爲賊寧肯蜀
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
使三方鼎峙同爲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
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竝以爲賊寧
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微史者編年也故魯號
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無有事而書年

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謙冲即須號令皆惟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卽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來哲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上代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議元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本著於虞書龔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可二代相涉兩史竝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已前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旣不可彼復何證

後周桀虬爲太祖丞相府記室亂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鑒誠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以還密爲記註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規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

古勞心庶政開誥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夫無隱使聞事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瞽言訪之衆議事遂施行

唐劉允濟則天長安中爲鳳閣舍人修國史允濟嘗云史官善惡必書言成軌範使驕主賊臣有所知懼此亦權重理合貧而樂道也昔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視之如浮雲爾但百寮善惡必書足爲千載不朽之美談豈不勝哉

朱敬則長安中爲正諫大夫平章事兼修國史敬則請擇史官上表曰國之要者在乎記事之官是以五帝玄風資其筆削三王盛事藉以垂名此才之難具難甚矣何以知其然昔平王東遷歷年數百齊桓之九合天下晉文之一戰諸侯秦穆遠霸西戎楚莊柘盡南海禮樂人物間爾無聞今之所存獨載魯史向者魯無君子記傳則遺雄霸遠圖必墜於地可不惜哉只如齊周小國之主尚能留意於史冊齊神武嘗謂著作郎魏收曰卿勿見陳元康楊遵彥等在吾目前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代聲名在於卿乎最是要事勿謂我不知及文宣卽位又嘗勅收曰好直筆

勿謂懼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又周文帝之爲相也納桀虬之說特命書法不隱其志在懲勸如此伏以陛下聖德鴻業誠可垂範將來儻不遇良史之才則大典無繇而就也且董狐南史豈知生於往代而獨無於此時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爾今若訪得其善者伏願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更超加美職使得行其道則天下幸甚

劉知幾字子玄爲太子中允修史中宗景龍中侍中韋巨源紀處納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竝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其爲

國史之弊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於是求罷史任奏記於至忠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氏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暮六朝江左王陸千孫紀其曆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膺籙博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塚古篆蟲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傳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曠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爲書盛言務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

哲者焉然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
觀終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
不可有伍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
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垂之不朽
藏之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
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繇是伯度譏其不實公
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
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
自稱爲政駿每欲書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
不斷故白首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御

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
府乃上蘭臺繇是史書所修載書爲博爰自近古此
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起居
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訪沿
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
况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
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
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
繇杜彼頰面訪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
林皆願長喙無聞齧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

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縉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豪于寶直言受譏朝士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竝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命難行一國三公適從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監者

蓋總領之義如創紀編年則有斷限草傳叙事則有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鈇奮槩勤惰須等狀帙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竝宜明立科條審言區域儻人思自免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徒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消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烏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於課責或云籍墳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

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正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最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則止僕所以比者布心知已瀝懇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爾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絕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於何地也後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已來文士

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籬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楸枿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馮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虎傳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

李元紘爲中書侍郎開元中詔右丞相張說在家修史元紘奏曰國史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貶

褒千載稱之今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撰錄今國之大典散在數處且太宗別置史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望勒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則典冊舊章不墜矣從之

沈既濟爲左拾遺史館修撰既濟以吳兢撰國史以則天事爲本紀奏議非之曰史氏之作本乎懲勸以正君臣以維邦家前端千古後法萬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忘懼緯人倫而經世道爲百王準的不止屬辭比事以日繫月而已故善惡之道在乎勸誠勸誠之柄存乎褒貶是以春秋之義尊卑輕重昇降幾微

髣髴雖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况鴻名大統其可以貸乎伏以則天皇后初以聰明睿哲內輔時政厥功茂矣及弘道之際孝和以長君嗣位而太后以專制臨朝俄又廢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圖稱錄移運革名北司鸞喙之蹤難乎備述其後五王建策皇運復興議名之際得無降損必將義以親隱禮從國諱苟不及損當如其嘗安可橫絕彝典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故夏殷二代爲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吳楚越之君爲王者百餘年而春秋書之爲子蓋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過者抑之

不及者援之不以弭滅不爲僭奪握中持平不振不
傾使其求不可得而蓋不可掩斯古君子所以損其
名也夫則天體自坤順位居乾極以柔乘剛天紀倒
張進以強有退非德讓今史臣追書當稱之爲太后
不宜曰上孝和雖追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體元繼
代本吾君也史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睿宗
在景龍已前天命未集徒稟何制假臨大寶於倫非
次於義無名史臣書之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以得
失既往遂而不舉則是非褒貶安所辨止載筆執簡
謂之何哉則天廢國家曆數用周正朔廢國家大廟

立周七廟鼎命革矣徽號易矣旂裳服色旣以殊矣
今安得以周氏年曆而列爲唐書帝紀微諸禮經是
謂亂名且孝和繼天踐祚在太后之前而叙年製紀
居太后之下方之躋僖是謂不智詳今考古竝未爲
可或曰班馬良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后以續帝載豈
有非之者乎答曰昔高后稱制因其曠嗣獨有分王
諸呂負於漢約無遷鼎革命之甚况其時孝惠帝已
歿孝文在下宮中二子非劉氏種不紀呂后將紀誰
焉雖云其然議者猶爲不可况遷鼎革命者乎或曰
若天后不紀帝緒缺矣則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繫乎

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復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闕裂爲二紀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且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天后紀今孝和紀每於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其制云云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禮不違嘗名禮兩得人無間矣其姓氏名諱入宮之繇歷位之資才藝智畧別纂錄入皇后傳列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

李翱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翱以史記事不實奏曰臣謬得秉史館以記錄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奸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之事跡非大善大惡則衆無繇知之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益議以爲一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卽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惟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者而已也蓋亦爲文者旣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詞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不如此則詞句鄙陋不

能自成其文章矣繇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
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
其真僞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爲之亦不可謬作德
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
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實足以自見矣假令傳
魏徵但記其諫事之詞自足以爲正直如傳段秀實
但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
自足以爲忠烈矣若考功視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
受視依此乃下太嘗及牒史館太嘗定謚後亦以謚
議牒送史館則行狀之言縱未可以一一皆信與其

虛加妄言都無事實者猶山澤高下不同也史氏記
錄須得本末苟憑徃例皆是虛言則使史官何所爲
據伏乞下臣此奏使考功守行臣等要加事實輒敢
陳論制可

李德裕爲司空平章事奏時政記起居注記修史體
例等伏以時政記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爲帝玉謨
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疎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
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厥後因
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爾後坐日每聞聖言如有慮
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

獻替謀猷有益風教竝請依國朝故事其曰知印宰臣撰錄連署名封印至歲末送付史館起居注記比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猶未送納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事猶兩事虛謬豈有起居注記皆三數年後採拾得傳聞耳目已隔固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望每季初即送納自前一季文書與史館納訖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訖亦申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改轉便望以注記遲速爲殿最如有軍國大政傳聞疑誤仍許政事堂都見宰相等臨時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關機密者竝一一向說所

異書存信實免有疑誤修史體例臣等伏見近日實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須衆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繇得之或得於傳聞多出邪佞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實錄中有如此類竝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固有懲責在藩鏤獻表者有答詔居要官落事者亦合著明竝當昭然在衆人耳目或取捨在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勅前代史書載名自奏議無不繇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其明

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實難取信向後所載群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竝請不載如此則書之可法人皆守公愛惜之志不得褒貶之言必信伏見近日實錄事多紕繆若詳求據實須舉舊章從之

韋籌爲左拾遺開成三年八月進書史解表共五通勅令史館商量進來者史館奏曰臣等謹按春秋尚書最爲前史事言異貫義體兩存今韋籌所著意實卽師古欲使本朝大典與千古同風然漢氏已還更立史法稽其指要事歸詳盡伏以聖唐馭宇向三百

年聲教遠垂文物大備祖功宗德傳諸不朽本紀實錄之外復有注記典曆蓋史氏職司大懼簡畧久已著定遽難變更臣等參酌古今須歸的當况歷代編紀名號寔繁雖統制各殊悉傳示於後伏請以籌所進之書藏於史館待其著述功畢令與舊史兼行則國朝典法今古咸備從之

晉曹國珍爲左諫議大夫高祖天福四年國珍上章請於內外臣寮之中擇選才畧之士聚唐六典前後會要禮閣新儀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等精詳纂集別爲一部商議今古俾無漏畧目之爲大晉政統用作

成規報詔曰國珍職居諫諍志在恢弘當其鼎社開
基乃欲象魏懸法請詳前代之編簡別創新朝之楷
模以示將來甚爲允當其詳議官宜差太子少師梁
文矩左騎嘗侍張允大理卿張澄國子祭酒唐訥大
理少卿高鴻漸國子司業田敏禮部郎中呂咸休司
勳員外郎劉濤刑部員外郎李知損監察御史郭延
升等一十人允訥等咸曰改前代禮樂刑憲爲大晉
政統則堯典舜典當以晉典革名列狀駿之曰作者
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苟非聖明焉能述作若運因革
故則事乃惟新或改正朔而變犧牲或易服色而殊

徽號是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易世不相襲禮
止於近代率繇舊章比及前朝是滋其目多因行事
之失改爲立制之初或臣奏條君行可否皆表其年
紀以姓名聚類分門成文作則莫不悉稽前典垂範
後昆述自聖賢歷於朝代得金科玉條之號設亂言
破律之防守而行之其來尚矣皇帝陛下運齊七政
曆契千年爰從創業開基莫不積功累德所宜直筆
具載鴻猷若備錄前代之編年目作聖朝之政統此
則是名不正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而媚時掠美非
其實矣若翦截其詞此則是文不備也夫文不備則

啓事端而禮樂刑政於斯亂矣若改舊條而爲新制則未審何門可以刊削何事可以編聯旣當革故從新又須廢彼行此則未知國朝能守而不失乎臣等同共參詳未見其可况臣等學慙該古識昧折中當君上順道師古之時無臣下亂名改作之犯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疏奏其事遂寢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泰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國史部 七

記注

諂諛

地理

記注

古者有左右史之職以記人君之言動蓋君舉必書善惡無隱所以申儆戒防佚豫斯注記之所繇作也非獨臨法坐按卿士而獨有載言書策之典至於歸

宴寢對替御亦著夫簡牘之記焉周漢而下篇籍可
舉第其歲祀多所闕如或但紀編帙而遂忘姓氏隨
時隆廢與運休息至或慎簡方正之士典司筆削之
任參侍軒城備預應對故其流風嘉話在於前聽乃
有蘊良直之志膺記述之選克謹官守聿遵典訓俾
職業之修舉而國書之信實茲可謂匪懈而無諂者
矣

周穆王時內史作穆天子傳

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
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

之副也得
於汲冢書

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

至後漢明德馬皇后撰明帝
起居注則漢時起居似在宮

中為女史
之職矣

後漢劉毅為平望侯時和熹鄧太后臨朝元初五年
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曰臣聞
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故雖明聖
必書功於竹帛流音於管絃伏惟皇太后膺大聖之
姿體乾坤之德齊蹤虞紀比跡任姒孝悌慈仁允恭
節約杜絕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內朝流化
四海及元興延平之際國無儲副仰觀乾象參之人
譽援立陛下為天下主永安漢室綏靜四海又遭水
潦東州饑荒垂恩元元冠蓋交路菲薄衣食躬率群

下損膳解驂以贍黎苗惻隱之恩猶視赤子克已引
 愆顯揚仄陋崇晏晏之政敷在寬之教興滅國繼絕
 世錄功臣復宗室追還從父獨除禁錮政非惠和不
 圖於心制非舊典不訪於朝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洪
 澤豐沛漫衍八方華夏樂化戎狄混并丕功者於大
 漢碩惠加於生人巍巍之業可聞而不可及蕩蕩之
 勲可誦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
 有注記夫道有夷崇治有進退若善政不述細異輒
 書是為堯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成熙假天之美
 高宗成王有雉雒迅風之變而無中興康寧之功也

上考詩書有虞二妃周室三母修行佐德思不踰國
 未有內遭家難外遇災害寬總大麓經營天物功德
 巍巍若茲者也且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
 宣景耀勒勲金石懸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蒸
 蒸之孝帝從之

獻帝起居注五卷

史夫所撰人名氏後皆同

晉李軌撰泰始起居注二十卷

咸寧起居注十卷一云二十卷泰康起居

注二十一卷元康起居注三十一卷咸和起居注十
 六卷元康起居注一卷梁有永平元康永寧起居注
 六卷又有惠帝起居注二卷永嘉建興起居注十三
 卷已下本志失所撰人姓氏建武大興永昌起居注
 九卷咸康起居注五卷隆和興寧起居注五卷咸安
 起居注三卷泰和起居注六卷寧康起居注六卷泰

元起居注二十五卷隆安起居注十卷元興起居注九卷義熙起居注十七卷元熙起居注二卷

趙石勒時傳彪為大中大夫與賈滿江軌撰大將軍

起居注南燕起居注一卷隋志失所撰人姓氏

宋劉道會撰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又永初起居注十卷已下

本志失所撰姓氏景平起居注五十五卷孝建起居注十二卷大明起居注十五卷又有景和起居注四

卷明帝在藩注三卷泰始起居注十九卷泰豫起居注四卷梁有永元起居注二十卷昇明起居注六卷

南齊蘇侃初自太祖為太尉侃以諮議領錄事除黃

門郎後為上太尉諮議侃事上既久備悉起居乃與

丘巨源撰蕭太尉記載上征伐之功

王遠之為國子博士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二十五

卷梁又有建元起居注十二卷隆昌延興建武起居注四卷中興起居注四卷

周顥為太子僕射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

作如故

梁王僧孺為中書郎領著作撰起居注遷尚書左丞

領著作如故又有大同起居注十卷隋書志失所撰人姓氏

周興嗣撰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

徐勉為侍中嘗以起居注煩雜乃加刪為別起居注

六百卷

陳劉師知為中書舍人世祖勅師知撰起居注自永

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冬為十卷一云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本

志失所撰人姓氏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
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

後魏李伯尚高祖時為通直散騎侍郎勅撰太和起

居注

房景先撰世宗起居注

陰道方李莊為尚書左士郎中修起居注

崔鴻為員外郎兼尚書虞曹郎中勅撰起居注

裴伯茂文藻富贍為散騎嘗侍典起居注

邢昕好學為太尉記室叅軍吏部尚書李神雋奏昕

修起居注

封肅博涉經史位太學博士修起居注

韋護為侍御中散高祖每與德沙門諮論往復纘掌

綴錄無所遺漏頗見知賞轉散騎侍郎

溫子昇孝莊時為主客郎中修起居注

北齊魏收後魏節閔時為散騎侍郎尋勅典起居注

陳元康為威烈將軍天保元年修起居注

後周薛寘仕後魏為中書侍郎修起居注

李彥魏孝武入關著作佐郎修起居注

柳虬西魏大統十六年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

丞事

盧柔遷中書侍郎兼著作撰起居注

王羆孫述襲封扶風郡公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

隋開皇起居注六十卷

本志不書撰人姓氏

王邵為散騎侍郎修起居注

唐溫大雅貞觀初為禮部尚書著創業起居注三卷

杜正倫為給事兼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

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不所以

不敢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修

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

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有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

宗大悅賜綵絹二百段

朱子奢為諫議大夫貞觀九年十月子奢上表曰今

月十六日陛下出聖旨發德音以起居紀錄書帝王

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見今欲親自觀覽用

知得失愚以為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

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

竊有未喻大唐雖七百之祚天命無改至於曾玄之

後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時史直辭極

陳善惡必不省躬罪已唯當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

臣下卑賤有一於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效朱雲庭折

董狐無隱排霜觸電無顧死亡唯應希風順旨全身
遠害悠悠千載何所聞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爲此也
褚遂良爲諫議大夫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
宗謂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
否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
必書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
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
職當載筆君舉必書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
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太宗謂房玄齡曰國史何因
不令帝王觀見對曰國史旣善惡必書恐有忤旨故

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今欲自看國史若有
善事固不須論若有惡事亦欲以爲鑒誠卿可撰錄
進來房玄齡遂刪畧國史表上太宗見六月四日事
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
友鳩叔牙而魯國寧朕知所以安社稷利萬代耳史
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卽改削直書其事至七月八日
又謂遂良曰爾知起居記何事善惡朕今勤行二事
望爾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遠鑒前代敗事以爲元龜
二則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群小不聽謔言
吾能守之終不轉也鷹犬平生所好今亦罷之雖有

順時冬狩不踰旬而返亦不曾絕域訪奇異遠方求
 珍羞比日已來食無兼饌自非膏雨有年師行尅捷
 未嘗與公等舉杯酒奏管絃朕雖每日兢懼終藉公
 等輔翊各宜勉之二十二年二月七日太宗以鐵勒
 諸蕃歸國謂群臣曰吾知勞逸不同者有二鐵勒解
 辦歸國去危就安邊夷無事豈不逸樂而窟髮之地
 盡為齊人古昔已來書史不載今日起居記朕功業
 亦為勤勞

蘇冕曰貞觀中每日朝退後太宗與宰臣
 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繇
 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為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
 有司唯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府用權多妄
 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
 文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為故事

姚璿則天長壽初為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舊制左右史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已後謀議皆不預
 聞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
 官無從得書遂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即宰相一
 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
 時政記自璿始也

趙退翁與賈耽盧邁為相貞元十二年正月耽邁皆
 假故退翁獨對於延英德宗問曰近日起居注所記
 何事退翁奏曰古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人君動止有
 事言隨即記錄今起居之職也國朝自永徽已後起

居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事注記
但出於已制勅內採錄更無他事所以長壽中姚璿
知政事以爲親承德音謀訓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
繇得書遂請仗下後所言軍國政要宰相專知撰錄
號爲時政記每送史館無何此事又廢帝曰君舉必
書義存勸誡既有時政記宰臣宜依故事爲之
度敬休元和十二年爲起居舍人上疏求復故事勅
記事記言史官是職昭其法誠著在典嘗如聞近者
難得詳實思有釐改用存舊章舉而必書朕所深望
自今以後每坐日宰臣及諸司對後如有事可備勸

誠合紀述者委其日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令其
綴錄仍准舊例每季送史館以爲嘗例自隋氏因前
代史官起居注故置起居舍人以紀君舉國朝因之
貞觀初置郎而省舍人顯慶中始兩立分侍左右伏
下秉筆隨宰相入禁殿命令謨猷皆得詳錄若伏在
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
翰皆即螭首之均處繇是諺傳謂螭頭有水官旣密
侍號爲清美永徽之後始與百官仗下俱退長壽年
中姚璿爲相以史官不聞獻替表請宰臣一人撰錄
軍國政要號爲時政記隨月移之史官館及起居旣

丹元事記注
錄自宰臣事同銘述於是推美讓善之義行而信史
直書之義闕旣而歲月稍久樞務復繁注記漸簡未
幾皆廢其後執事者時或修綴百無一二而左史所
守猶因於制勅時存筆削至於右史以職在記言但
編集詔書繕寫而已至是敬休上疏累請於時宰臣
皆樂復焉旣陳奏而制行故事漸復公議稱美
周墀開成二年二月爲考功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
兼權知起居舍人事文宗每御紫宸殿與宰臣決事
多召左右史問所宜施行墀屢承顧問旣改尚書郎
復兼左史其後左右史故有常轉官必令兼領自墀

始也

裴素爲起居郎與起居舍人張次宗閣內召對時文
宗復故事每入閣左右執筆立於螭頭下宰臣奏事
得以備錄或宰臣奏事罷召左右史顧問以決所疑
故開成中帝與宰臣之言詳於史氏

楊嗣復開成三年爲宰相上言陛下躬勤庶政超邁
百王每對宰臣日旰忘倦正衙決事二史在前便殿
坐日全無紀錄長壽初宰臣姚璿奏置時政記旋即
不行貞元中宰臣趙退翁請行故事無何又廢恭惟
聖政必在發明今請每致延英坐日對宰臣徃復之

詞闕德化刑政之事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錄月終送
付史館所與帝猷不墜國史有倫時同列多不便之
事竟不行

魏謩爲起居舍人開成四年十月乙卯文宗於紫宸
殿對百寮遣閣門使就謩取注記謩奏曰臣以自古
置此以爲聖王鑒誠陛下但爲善事勿謂臣不書如
陛下所行錯誤臣不書之天下之人皆得書之臣以
陛下爲太宗文皇帝乞陛下許臣比職褚遂良帝曰
我向前亦曾取看謩曰自是向前起居不詳故事臣
今豈得陷陛下爲非若陛下覽之後自此文字須

有迴避如此則善惡不直如何遣後取信帝遂止
鄭朗開成中爲起居郎初太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
勤節約鼻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躬儉節用風俗
已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絕其侈靡不
慮下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戶曉但去其泰甚自以
儉德化之朕聞前時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
玄宗幸溫湯時御之一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今奢
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徃徃皆有左街副使張元昌
便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時朗執筆螭頭下
宰臣退帝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

對曰臣執筆所記便為名史伏准故事帝王不可取
 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
 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則致怨所以義
 不可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記
 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
 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下舌臧見亦何爽乃宣謂宰
 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
 惡必書朕恐有平嘗閑說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
 為耻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誠醜言朗遂
 進之

後唐趙熙為起居郎明宗天成二年八月熙奏今後

凡內中公事及詔書奉對應不到中書者伏乞委內

臣一人旋具抄錄月終關送史館勅宜令樞密院學

士閻至錄送

長興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史館奏當館
應諸處及諸司關送到合編錄公事外

伏准舊制國朝有時政記并起居注並合送館以備

纂修近代已來闕行此事只以每遇入閣兼內殿起

居朝臣侍制轉對公事逐人抄送當館如有顯有頒

行逐司關報到者旋據逐件一一於日曆收記其有

直下所司并行之事當館無錄得知若只憑本官供

到所奏狀本未免簡編不備本末難窮已後待制轉

對公事等除顯具頒行關送到館外應有直下所司
 及不行未行之事伏乞宣付當館旋依次第編錄其
 時政記起居注并內庭逐日合書日曆亦乞相次逐
 旋奉勅朝臣起居入閣奏對公事奏覆後宣付史館
 宜依其時政記起
 居注結候物處分

李崧為端明殿學士清泰二年史館上言自明宗朝每見宰臣節度使為軍民政事有所敷陳或宸旨宣揚此關道理唯近臣聞聽外面不知先朝時詔樞密直學士聞至於奏對時記錄逐季下史館以備纂修自今年四月後詔李專美記錄今以改官其記錄望別差官乃詔崧記錄

晉趙瑩為相監修國史瑩奏請循近例依唐明宗朝凡有內庭公事及言動之間委端明殿學士或樞密院學士侍立冕旒繫日編錄逐季送當館其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館旋要編修日曆從之

天福四年十一月史館奏

案唐長壽二年右丞姚璿奏帝王謨訓不可闕文然伏下所言軍國政事請令宰臣一人撰錄號時政事至唐明宗朝又委端明殿學士撰錄逐季付史館伏乞遵行者勅宜令宰臣一員撰述

周李穀為宰臣監修國史顯德元年十月奏曰竊以自古王者咸建史官君臣獻替之謀皆須備載家國安危之道得以直書歷代已來其名不一人君言動則起居注劄自累朝輔相經綸時政記興於前代然後采其事實編作史書蓋緣聞見之間須有來處記錄之際得以審詳今之左右起居即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執筆立於殿階螭頭之下以紀政事後則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學士皆輪修日

曆旋送史館以備纂修降及近朝此事皆廢今後欲
望以諮詢之事裁制之規別命近臣旋具抄錄每當
修撰日曆即令封送史臣從之因命樞密院直學士
起今後於樞密使處逐月抄錄事件送付史館先是
太祖
黜王峻為商州司馬既出之後慮其史筆不直因宣
取開國已來日曆讀之史臣以不知禁密機事恐成
漏畧相與為憂及世宗嗣位亦留
意於史傳因共起請為編修之備

譜牒

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而後之命氏其義有
九蓋號謚爵國官字君事職之謂也以至姓系蕃衍
譜牒散逸繇是博雅君子圖而籍之紀其閭閻辨其

流品使宗派之不紊而人物之惟叙參於部錄垂之
軌範自世本起於漢氏昭穆著於晉家宋齊以還迄
於唐室作者相繼實繁有徒皆能沿波而討源因枝
而振葉別生分類於是乎在若夫錫士之制著於夏
書司商所掌表於周典斯乃稽古之大訓非可以忽
焉

漢劉向撰世本二卷

晉摯虞為尚書即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
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
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

賈弼為員外散騎嘗侍好簿狀大披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二十卷士庶畧無遺闕其

子孫代傳業

又云宋王弘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諱

郭須為襄陽令撰魏晉世譜十卷

宋劉湛為選曹撰百家譜

隋書有劉湛百家譜二卷

何承天撰姓苑一卷

南齊王儉撰百家譜十卷

又云劉湛撰百家譜以助銓序傷於寡畧儉復加之

得繁簡之乘

賈淵撰氏族要狀及人名並行於世

王遠之續王儉百家譜四卷南族譜二卷百家譜拾

遺一卷

賈希鏡昇明中高帝嘉希鏡世學取為驃騎將軍武陵王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希鏡撰見容譜出為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希鏡祖弼之廣百氏譜記專心習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史撰定譜寫藏秘閣及左戶曹希鏡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當時莫比永明中衛將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希鏡恭懷撰定建元初希鏡遷長水較尉儉人王泰寶買襲琅瑯譜尚書令王晏以啓明帝希

鏡被收當極法子樓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
希鏡罪後爲北中郎參軍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
並行於時

梁顧協撰異姓苑五卷

王僧孺爲北中郎南康王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
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爲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
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於宋所書並皆詳定並
在省下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旣
並精詳定可寶惜位官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一十
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旣立此科人奸互起僞狀巧籍

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較籍置即
令史以掌之競行奸貨以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便
成士流凡此奸巧並出愚下不辯年號不識官階或
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
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書
甲子不與長曆相應較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
圖自志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臧闕職繇
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
州郡多罹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中
員外散騎嘗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乃廣集衆家

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
二卷凡諸大品畧無遺闕藏在秘閣副在左右

又云僧孺

為譜八十卷東南一族別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

傳昭為散騎嘗侍博洽古今尤善人物魏晉官宦簿
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

隋書有傳昭撰百家譜十五卷

陳顧野王撰顧氏譜傳十卷

後魏高諒為驍騎將軍造親表譜錄四十許卷自五
世已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傳記

封偉伯撰封氏本錄六卷

宗會撰姓系譜錄五十篇

盧懷仁撰中表錄二十卷

元暉業撰後魏辯宗錄二卷

後周明帝集公卿已下摭採衆書目自義農以來訖

於魏末叙為世譜凡五百卷

隋劉善修撰諸劉譜三十卷

宋嘉撰世本四卷

已下隋志不書朝代

賈執撰百家譜二十卷又撰姓氏英賢譜一百卷

按梁

有王宣新集諸州譜十二卷又別有諸姓譜一百一十六卷益譜四十卷關東關北譜三卷梁武帝總管境內十八州譜六百九十卷

漢氏帝王譜三卷

已下本志不書撰人姓氏

齊帝譜十卷

百家世譜十卷

百家譜鈔五卷

後魏皇帝宗族譜四卷

魏孝文劉姓族牒一卷

後齊宗譜一卷

益州譜三十卷

冀州姓族譜二卷

洪州諸姓譜十一卷

吉州諸姓譜八卷

江州諸姓譜十一卷

諸州雜譜八卷

袁州諸姓譜八卷

揚州譜鈔五卷

京兆韋氏譜二卷

謝氏譜一十卷

楊氏血脉譜一卷

楊氏家譜狀并墓記一卷

楊氏枝分譜一卷

楊氏譜一卷

北地傳氏譜一卷

蘇氏譜一卷

氏族要狀十五卷

復姓苑一卷

齊永元中表簿五卷

唐高士廉為禮部尚書貞觀十二年正月士廉與行

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兼中書侍郎岑

文本撰氏族志百卷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

一家分為九等以甄士庶太宗稱善頒賞進級各有

差

時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夸雖復累業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佗族必多求聘財太宗惡之以為甚

傷教義乃詔士廉與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

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於是譜牒仍憑

據史傳考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投為氏

族志士廉乃類其等第以進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

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

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既下而偃仰自高

販鬻松楨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只緣齊

家唯據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

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為重我平定天下四

海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顯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藝

通博所以擢用見居三品以上欲其寒代舊門為親

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譜者欲重崇

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為第一等昔漢高祖是山東

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至尊臣貴卿等讀書見其行

迹至今以為美談心懷尊重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

須論敷土已前止取今日官職高下作等級遂以崔

幹為第三等及書成凡一百卷

詔頒於天下賜士庶物千段

李守素為天策府倉曹尤善譜學妙識人物自宋晉

以降四海士流及周魏已來諸勳貴等華戎闕闕靡不詳究人有問者應若撞鐘繇是當時號爲肉譜嘗與虞世南等六人同直學館其夜七夕內出珍饌有教賦詩因共談人物初言江左東南猶相酬對及言北臺諸姓次第如流顯其歷葉皆有據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旣而言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李倉曹以善人物乃得此名雖爲美言然非雅目君旣言成準的宜當有以改之答曰卿言是也昔任彥昇善談經籍前代稱爲五經筭今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杜如晦等咸以爲佳焉

呂才爲太常丞高宗永徽初修姓氏錄

許敬宗撰姓氏譜二百卷

路敬淳爲太子司議郎兼知弘文館直學士自魏晉已來官品姓氏敬淳無不究其始末撰著姓畧二卷傳於代又撰衣冠系錄六十卷

柳冲爲左散騎嘗侍中宗神龍三年五月冲上表曰臣聞乾元資始而庶物形焉人倫旣肇而族類詳焉姓氏之初代本著其義昭穆之序周譜列其風漢晉之年應摯明宗系之說齊梁之際王賈述衣冠之源使夫士庶區分懲勸攸寄昭之後代寔爲盛典自魏

太和已降作者彌繁或以八族品人倫或以九等量地胄爰洎今日年祀以淹冠冕之家興衰不一胥原爨郤有降夷品許史袁楊一時各盛豈可以曩時之褒貶爲當今之軌模原始要終有所未允伏惟應天皇帝陛下誕膺靈命大庇蒼生道冠羲軒風踰韶夏損益前載垂範後昆帝緒皇源與天冲而比大良才人物掩姬漢而飛聲理當自我作古牢籠古昔豈可闕於著紀無示將來臣願得叙大唐之隆修氏族之譜使九圍仰止百代承風豈不大哉豈不盛哉帝從之遂命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及修史官工部尚書張

錫禮部侍郎蕭志忠岑義兵部侍郎崔湜刑部侍郎徐堅工部侍郎劉憲左補闕吳兢等與柳冲依據氏族志重加修撰仍令取其高名盛德素紫門風國籍相傳士林標準次復勳庸克懋榮絕當朝中外相輝譽兼時望者各爲等列其諸蕃酋長曉襲冠帶者亦別爲一品目爲唐姓族系錄二百卷

竇懷貞玄宗先天中爲左僕射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令蕭志忠崔湜中書侍郎陸象先左散騎嘗侍柳冲太子詹事徐堅左庶子劉子玄等奏上所修姓族系錄二百卷

劉知幾為太子中允修國史自負史才嘗慨時無知已乃委國史於著作郎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推漢氏為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城里諸劉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囂曾孫司徒居巢侯劉愷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案據明白正前代所誤雖為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

賈至為著作郎肅宗乾元元年撰百家類例十卷

柳芳為右金吾衛騎曹參軍史館修撰代宗命芳撰

皇室系圖譜

又云永泰二年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譜二十卷上之

王涯為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憲宗元和七年七月撰

姓纂十卷成上之

李衢為屯田郎中文宗開成三年四月與沔王府長

史林贊進所撰皇唐玉錄一百五十卷四年為大理

少卿又奉勅撰皇后譜謀

柳璟為翰林學士開成四年閏正月奏今月十二日

面奉進止以臣先祖所撰皇室永泰新譜事頗精詳

令臣自德宗皇帝至陛下御極已來依舊樣修續伏

請宣付宰臣詔宜令宗正寺與柳璟計會修撰仍令

戶部量供紙筆

地理

周官大司徒掌邦之土地之圖以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辯其五土之名物邦國都鄙畿疆之制又有土訓誦訓之職以詔地事以道方志備夾車之問焉自黃軒之世疆理方國唐虞所記頗為簡畧三代之後方策斯著遷固以來載籍彌廣蓋夫史氏之所職司典之攸記或承制以論譔或守官而采綴或繼世善述乃至名家或驅傳經塗樂於稽古彤之浩素參於部錄制作之美燦然可觀昔蕭相入秦獨收圖書以知天下阨塞戶口疆弱而成大業信有旨哉堯以伯禹為司空作禹貢一篇

周孔子為魯大司寇述職方以除九丘

漢東方朔為大中大夫撰十洲記一卷

張騫為即使月氏撰出關志一卷

司馬遷為太史令作河渠書其序曰維禹浚川九州

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

後漢班固為郎典較秘書撰漢書述地理志兩卷其

序曰坤作墜勢高下九則

墜古地字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

自黃

唐經畧方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

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

剗音初限切

畧表山川彰其剖判

又述溝洫志一卷其叙曰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唯河

為難災為後代商竭州移奏決南涯

河竭而商亡秦始皇決河移灌

大梁遂

自茲距漢北亡八支

本有九河今塞餘有一也

文陘棗野

武作瓠歌

陘音因文帝塞河於酸棗也河決瓠子武帝親臨埤功不成而作歌

成有平

年後遂滂沱

成帝治河巴平改元日河平

爰及溝渠利我國家

趙岐為衛尉多所述作著三輔史錄傳於時序曰三

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從公卿大夫吏二千石及高

貴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風不但繫於

詩之秦幽也其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

趨勢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聞

聞故老之言日能視而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

賢愚嘗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

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

近從建武已來暨於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

朱紫繇此定矣故謂之史錄岐恐時人不盡其意故

隱其書唯以示同郡嚴象

蜀譙周為光祿大夫撰三巴記一卷

吳顧啓期撰婁地記一卷

晉裴秀為司空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

易後世說者或疆牽引漸以闇昧於是甄摘舊文疑

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

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其序曰圖書繇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名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鹿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深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近遠山川險易征路迂直較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

澤古之九州及今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阡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面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謂也三曰道理所以定所繇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日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較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則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理則施之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較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

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筭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又撰春秋土地名三卷一云裴秀容撰

周處義興陽美人著風土記三卷

陸機為著作郎撰雒陽記一卷

賀循為吳國內史撰會稽記一卷

戴祈撰西征記一卷

張渤撰吳地記一卷

顧席撰吳郡記一卷

蓋泓撰朱崖傳一卷

宋盛弘之為臨川王侍郎撰荊州記三卷

沈懷遠為武康令撰南越志

謝靈運為御史中丞免官東還永嘉撰遊名山志一卷

卷居名山志一卷

雷次宗豫章南昌人撰豫章記一卷

范曄為宣城太守撰後漢書郡國志五卷其序曰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至矣今但錄中興已來郡縣改易及春秋三史會同征

伐地名以爲郡國志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并省也前無今有者後置也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

南齊宗測不就徵辟嘗遊衡山七領著衡廬山記乳道爲衛軍掾著三吳史錄

劉澄之爲郎官尚書撰永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

梁沈約爲尚書令撰宋書一百卷內郡州志四卷

任昉爲秘書監著地記二百五十二卷

蕭子顯爲太尉錄事著齊書州郡志一卷

裴子野爲著作郎掌國史撰方國使圖一卷廣述懷

來之盛自要服至於海表凡二十國

吳均爲奉朝請撰廟記一十二州記十六卷

庾仲容爲尚書左丞抄衆家地理書二十卷

陶弘景丹陽秣陵人除奉朝請尤明山川地理方圖

產物撰古今州郡記

陳顧野王爲大著作掌國史撰分野樞要一卷輿地

志三十卷

江德藻爲散騎嘗侍爲中書郎劉師知使北齊德藻

撰聘北道里記三卷師知撰聘遊記三卷

姚察爲吏部尚書使隋著西聘道里一卷

後魏闕駟撰十三州志

劉芳爲通直散騎常侍撰徐地錄一卷

楊銜之撰雒陽伽藍記五卷廟記一卷

北齊魏收爲中書令兼著作卽撰後魏書地形志三卷

後周薛寘爲御正大夫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焉

姚最案十會撰孝行記十卷

隋庾季才高祖開皇初爲通直散騎常侍詔季才與其子賢撰地形志八十七卷

崔熙爲起居舍人煬帝大業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之善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爲六百卷

裴矩大業中爲吏部侍郎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力勤遠畧諸裔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又撰高麗風俗一卷

卽茂大業中爲尚書左丞撰隋州郡圖經一百卷

許善心大業中爲給事卽撰方物志二十卷

諸葛穎大業中爲著作卽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

都道里記一卷雒陽古今記一卷

唐姚思廉初仕隋為河間郡司法書佐煬帝令與崔祖濬修區宇圖志

房玄齡太宗貞觀中為司空與中書令褚遂良等撰晉書地理志兩卷

濮王泰初封魏王太宗時令泰府中別置文學館任自引召學士官給酒饌泰於是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喬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就府撰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奏上之

顏師古高宗時為禮部侍郎監修國史永徽元年撰

隋書地理志三卷

許敬宗為中書令顯慶三年五月帝以西域盡平遣使分往康國及吐火羅等國訪其風俗物產及古今廢置畫圖以進因命史官撰西域圖志六十卷敬宗監領之書成學者稱其該博焉

賈耽德宗時為左僕射平章事貞元十四年十月進九州圖并別錄六卷通錄四卷表十卷表曰臣聞楚左史倚相能讀九丘晉司空裴秀創制六體則為圖之新意臣雖愚昧夙所師範累蒙拔擢遂忝台司雖歷踐職任誠多曠闕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圖

外簿四海內別九州必藉精詳乃可摹寫見更續集
續輿畢功然而隴右一隅久淪蕃寇職方失其圖記
境土難以區分輒和課虛微採掇輿議畫關中隴右
及山南九等圖一軸伏以洮湟舊墟連接監牧甘涼
右地控帶朔陞峽路之偵候交通軍鎮之守備衝要
莫不近意就實依稀像真如聖恩遣將護邊新書授
律則靈慶之設險在目原會之封畧可知其諸州諸
軍須論里數人額諸山諸水須言首尾源流圖上不
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謹撰別錄六卷又黃河爲四
瀆之宗西戎乃群羗之帥臣并研尋史課剪棄浮詞

鑿所聞知編爲四卷通錄都成十卷文義鄙朴伏增
慙悚謹隨表奉進答詔褒之十七年上海內華夷圖
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曰臣聞地以博
厚載物萬國綦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繡錯中夏則
五服九州殊俗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母
丘出師東銘不耐其英奉使西抵條枝菴菜乃大澤
無涯蜀賓則懸度作險或道里迥遠或名號改移古
來通儒罕遍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
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比隣異蕃之
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舶來朝之人咸窮竟其源流

訪求其居處闐闐之行賈戎舶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掇其要間閭之瑣語風謠之小說亦皆收其是而芟其僞然商周以降封畧益明承曆數者八家渾區宇者五姓聲教所及惟唐爲大秦皇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却地開邊障塞限於雞鹿東漢則哀牢諸吏西晉則俾離結轍隋室列四郡於卑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而棄之高祖神堯皇帝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柔遠能邇踰大蹟通道北至仙娥於骨利幹置玄闕州高宗嗣守丕績克廣前烈遣單車齎詔西域葱山於波刺斯

丘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失舊物睿宗含光大之量惟新永圖玄宗以大孝清內以無爲理外大宛驥騶歲充內廐與貳師之窟兵黠武豈同年哉肅宗掃平氛祲澤潤生人代宗剷除殘孽彝倫攸叙伏惟陛下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履德包元惠養黎蒸懷柔遐裔故瀘南貢麗水之金漢北獻吾吾之馬玄化洋溢率土霑濡臣幼切磋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揣孱愚叨榮非據鴻私莫答夙夜兢惶自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幽鎮東維東郡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績用久

虧憂愧彌切近乃力哀朽竭思慮殫所聞見叢於丹
 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
 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
 四極於織縞分百郡於作繪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
 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
 四十卷中國之禹貢為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
 其增減蕃落叙其哀盛前地理書以黔州屬酉陽今
 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為安息今則改入康
 居凡諸舛謬悉從釐正隴西北地流播於永初之中
 遼東樂浪陷屬於建安之際曹公棄涇北晉氏遷江

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致堙毀舊史契錄十得二
 三今書搜捕所獲大半周禮職方以淄青為幽州之
 浸以華山為荆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又不出於淹
 中多聞闕疑詎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
 以朱今古殊文執翫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
 渡之聚米開示眾軍都侯之圖書方知阨塞企慕前
 哲嘗所寄心輒罄陋庸多慙紕畧無任戰惕之至帝
 覽而善之耽好地理學四方之使及自蕃虜來者必
 與之坐問其土地山川之所終始凡二十
 年所聞既備因撰海內華夷圖人有披
 圖以問其都邑者皆得其實事無虛詞
 袁滋貞元中為祠部郎中持節入南詔慰撫因使行

著雲南記五卷

李吉甫憲宗時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分天下諸鎮紀

山川險易故事各寫其圖於篇首為五十四卷號為

元和郡國圖

孔述睿宗元和中為史館修撰精於地理之學重修

國史地理志時稱詳究

田牟文宗時為入吐蕃使太和八年四月進宣索入

蕃行記圖一軸并圖經八卷

許康佐宣宗時為集賢學士撰九鼎記四卷

周張昭仕晉為戶部侍郎與起居郎賈縡等撰唐史

地理志四卷

冊府元龜

國史部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瑛較釋

國史部

世官 自序

世官

載筆之任本乎司曆克善厥職遂世其官自南北重
黎二正是典義和仲叔四時分命周世文治簡求嗣
掌諸侯司籍亦所圖任兩漢累盛九州洞別遷固父

子時推其長魏晉而下撰續不絕蓋亦著作之重貴乎專門用能論次舊聞申明先業敷述雅志自成一

家者矣

重黎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臣欽若若

按左氏傳重少皞之弟黎顛頊之子至于夏商重黎氏世序天地

周司馬氏世典周史

籍伯儻為晉正卿司晉之典籍以大政故曰籍氏反

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董史董督晉典

漢司馬談武帝元鼎末為太史令子遷為郎中是時

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臣欽若

非曰太史公談也遷之自序不斥其父名

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

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

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子乎女復為太

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載之統封泰山而予不

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

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

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

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

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
 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
 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
 今漢與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
 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
 涕曰小子不敢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幸三
 歲而遷為太史紳音抽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後漢班彪光武時為司徒掾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
 於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
 而不錄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

篇凶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彪卒子固以彪所續前
 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明帝
 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
 其家書第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
 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帝甚
 奇之召詣較書郎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
 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又撰功臣
 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三十八篇奏之帝
 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
 晉華嶠為秘書監撰後漢書十典未成而終秘書監

何劭奏嶠中子徹爲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徽又奏嶠少子暢爲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館永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三十餘卷

南齊賈淵祖弼之父匪之世傳譜學太祖宋昇明中嘉淵世學取爲驃騎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史撰定譜寫藏秘閣及左民曹淵父及淵二世傳學九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諷寃精悉當世莫

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

梁裴子野爲中書侍郎曾祖松之仕宋爲大中大夫文帝元嘉中受詔續脩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嘗欲繼成先業齊武帝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

陳陸瓊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大著作撰國史父雲公仕梁爲黃門侍郎掌著作奉梁武勅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

姚察爲秘書監知撰梁史事入隋爲秘書丞別勅成梁陳二代史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臨亡之時

仍以體例誠約子思庶博訪撰續思庶流涕奉行思
庶在陳為衡陽王府法曹參軍會稽王簿入隋補漢
王府行參軍掌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煬帝文業初
中書侍郎虞世基奏思庶踵梁陳二代史自爾以來
稍就補續

後魏崔光為侍中中書監領著作撰魏史徒有卷目
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
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孝明

鴻光弟敬
女之子延

昌五年正月詔鴻以本官脩緝國史鴻又撰十六國
春秋勒成百卷

後周劉璠為內中大夫撰梁典三十卷始就未及刊
定而卒臨終謂子休徵曰能成我志其此書乎休徵
治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隋許善心為給事中父亨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
述成父志脩緝家書

唐令狐德棻高祖武德中為秘書丞與侍中陳叔達
太史令庾儉同受詔脩周史德棻玄孫暉代宗朝楊
綽為禮部侍郎脩國史引暉入史館脩玄宗實錄一
百卷代宗實錄四十卷

李延壽為東宮典膳丞父太師少有著述之志嘗以

宋齊梁陳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爲索虜北書指南爲島夷書本國周悉別國未能備徃徃失實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所撰未畢而卒延壽以太宗貞觀中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始末脩撰凡十六載爲北史南史二書合一百八十卷

劉子玄則天長安中爲左史兼脩國史子况爲起居郎脩國史弟諫右補闕集賢殿學士脩國史歸崇敬字正禮玄宗天寶未爲起居郎兼史館脩撰子登德宗貞元中爲兵部員外郎史館脩撰柳芳爲右司郎中集賢學士精於譜學永泰中按宗

正譜牒自武德已來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譜二十卷號曰永泰新譜自後無人脩續芳孫璟開成初爲翰林學士因召對言及圖譜事文宗曰卿祖嘗爲皇家圖譜朕昨觀之甚爲詳悉卿檢永泰後試脩續之璟依芳舊式續武德後事成十卷以附前譜沈旣濟德宗貞元中爲史館脩撰建中實錄十卷文宗太和初子傳師繼脩憲宗實錄未竟出鎮湖南特詔成於理所時論榮之

自序

自司馬談父子續先業齊世傳爲之史記以成一家

之言及其斷章自叙發明其族系稽古立論揚權其
官守詮釋文理之要區別祖述之旨亦云備矣班范
而降遵用舊式至於世胄之源派篡次之模楷似續
之憑厚公襲之殊軌悉可徵焉然其講世德叙家範
亦不能無虛美者矣

漢司馬遷字子長撰史記其自序曰昔在顓頊命南
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
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
伯休甫其後也封為程國伯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
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

適晉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

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
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名在趙者以傳劍論顯

傳謂手搏論而二之史記吳起贊曰蒯瞶其後也在
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

因而守之守郡錯孫靳一作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

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阮趙長平軍還與之俱賜
死杜郵葬於華池地名在靳孫昌又為秦王鐵官當

始皇之時蒯瞶玄孫邛為武信君將張耳傳云武臣
而狗朝歌諸侯之相王王邛於殷漢之伐楚邛歸漢

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

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長安北門也喜生談談為太

史公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一云百官表無太史公

司馬談以太史丞為太史令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

人淄川習道論於黃子儒林傳云黃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

元元封之間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

在馮翊夏陽縣禹所鑿龍門也耕收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

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禹巡會稽上有孔穴云禹入此穴闕

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

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鄙薛彭城嶧縣名有山番鄒薛三縣屬魯遊梁

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路邛

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

留滯周南今之雒陽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

使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

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

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

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

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且夫孝始為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

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

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
 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
 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
 來四百有餘歲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
 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
 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
 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
 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太史令緇史記石
 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言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

於太公史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
 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
 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
 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
 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
 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
 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
 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
 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

賤不肖存亾國繼絕世補救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
 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
 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
 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
 秋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
 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
 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二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
 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一云差差以千里一云繆

駟按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

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
 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
 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
 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
 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趙盾不知
討賊而不改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
辭其罪也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
 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

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大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
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
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
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
否否唯唯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
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
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
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

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稷清受天命清和之氣澤流罔極海外

殊俗重譯款塞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又款請寬也藉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寇害請

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
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
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
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
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
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天漢三年而太
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繼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
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

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在湯陰

演周易孔子尼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

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

呂覽韓非因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

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

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武帝獲麟

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者也自黃帝始著十二本

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

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

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承黃帝以下三十世家老

季言車三十幅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無窮已象王者如此

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

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

一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六藝

也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齊整百字雜語藏之

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遷沒之後文景紀

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

傳新削列傳元成之間楮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

列傳言辭鄙陋世家龜策日者非遷本意也

後漢班固字孟堅撰漢書其自序曰班氏之先與楚

同姓令尹子文後也子文初生棄於楚薈中而虎乳

之魯云曹澤也楚若敖娶於邠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邠淫於邠子之女生子文焉邠夫人使棄諸曹中虎乳之邠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

為於菟故名穀於菟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

號子文之子鬬班亦為楚令尹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遂

姓班為始皇之末班壹避墜於樓煩雁門之縣致馬牛羊數

千群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

國家不設衣服車旗之禁故班氏多財而為邊地之雄豪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

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為字者馬邑人畢壹

生孺孺為任陝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

回以茂才為長子令上黨之縣回生况舉孝廉為郎積功

勞至上河農都尉上河地名農都尉典農事大司農奏課連

為左曹校尉成帝之初女為婕妤致仕就第賞累千

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占度也自

隱度家之口數而著名籍也况生三子伯旌穉伯少受詩於師丹

為侍中光祿大夫旌博學有俊才左將軍史丹舉賢

良方正以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穉少

為黃門郎中嘗侍方直自守遷廣平王相穉生彪彪

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

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

脩儒學然貴老嚴之術老子莊周也明帝諱莊漢書作嚴叔皮唯聖

冊府元龜 國史部 卷之五百六十一 十三

入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即位於
 冀州時隗囂據隴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
 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叔皮著王
 命論以救時難迺避墜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
 其美德訪問焉每事皆與典舉茂才為徐令以病去官後
 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為祿所如不合如往也不苟得
不合學不為人博而不俗言不為華述而不作有子
 曰固弱冠而孤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博
 學以著述為業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有典籍故
 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

於百王

德為百王之

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

章

此篇論語載孔子美堯之言也

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

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

謂武帝時司馬遷作史記

編於百王之

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德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

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

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

通

固所撰諸表序及至經典之義號為良史

為春秋考記表志撰凡百篇

宋范曄為宣城太守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後

與孔熙先等謀逆事發繫於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

叙曰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弃之

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否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正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推者將智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慙小苦思便憤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談功至于通解處皆自得之於習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所以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嘗耻作文士又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正可類功巧圖績竟無得也嘗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

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性情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則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中來言之皆有實証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末關史書正嘗學其不可解耳旣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詳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旣任情無例不可甲乙

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
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旣存裁味
故約其辭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
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
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諸志前漢
可有者悉令備難事不必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
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
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
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
大略耳諸細意甚多古自體大而思精未若此也恐

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
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
一絕處亦復何異耶其中體趣言之不盡絃外之意
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肯能無極亦
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
雖小小有意筆勢系决餘意不成就每愧此名

梁沈約字休文撰宋書約稱史臣其自序曰昔少皞
金天氏有胤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
官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姁辱黃沈子
國今汝平與沈亭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會晉使蔡

伐沈滅之其後因國爲氏自茲以降譜牒罔存秦末有澆逞徵丞相不就漢初逞魯孫保封邑侯保子遵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太傅九代孫戎字威卿劇賊漢光武封海昏縣侯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世家焉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爲吳郡後爲郡人吳孫皓寶鼎初分吳郡爲吳興復爲郡縣人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遷史臣七世祖延始居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村王父戎徙官京師義熙十一年高祖館于建康都亭里之運卷戎子鄴零陵守弟一子許安平相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曇懷文其

後也許子鸞鸞子真真子儀少篤學有雅才以儒素自業州郡禮請一府交辟公車徵竝不屈以壽終子矯字仲嘗以節氣立名仕爲備將軍封列侯孫皓時有將帥之稱吳平侯不仕卒子陵元帝之爲鎮東命爲參軍子延頴川太守子賀南中郎參軍子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警內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進任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警子穰夫字彥和少好學王恭命爲前軍主簿隆安三年孫恩於會稽作亂三吳皆響應穰夫時在會稽恩以爲餘姚令恩敗警及穰夫遇害穰夫子淵子雲子田

子林子淵子字敬深少有志節隨高祖尅京城封繁
峙侯爲太尉參軍雲子元嘉中爲太尉參軍田子字
敬先從高祖尅京城進平京邑封營道侯官至咸陽
始平二郡太守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博覽衆書習
心文義從高祖尅京城進平都邑領建熙令封資中
侯高祖踐祚以佐命功封漢壽伯子璞字道真好學
不倦善屬文所著文章皆遇亂零落今所餘詩筆雜
文凡二十首有子曰約史臣年十三而孤少頗好學
雖棄日無功而伏膺不改嘗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
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太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

爲啓明帝有勅賜許自此迄今年餘二十所撰之書
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
失第五袞建元四年末被勅撰國史永明三年又忝
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自此王役無暇復撰五年春
又被勅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日曰臣聞大
禹刑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
峻帝烈弘深樹德徃朝立勲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
以見帝媯之美自非觀亂秦之餘何用知漢祖之業
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實臣
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下才對揚成旨是用夕惕載懷

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曆，統天雖世窮八世，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長，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各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名鍾鼎，昭被方策。及唐后暴朝，前王罕貳，國釁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殆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曆，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具所撰。寶生被誅。

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愛、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自義旗之初，訖于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文，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于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但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繇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澹、郗僧施、義正、前朝不冝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竝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

董近謝遷固以間閭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踟躕覲汗亾厝本紀傳繕寫已畢合七帙七十卷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績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衣奉書以聞

北齊魏收撰後魏書自序曰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產產子欽成帝世鉅鹿守乃家焉收祖父悅濟陰守子子建益州刺史風化大行遠近清靜俄嘗衛卿元顥入洛子建遂攜家居洛南顥平乃就拜驃騎二子收祚收字伯起十五已屬文值四方多難時習武事以文才除大學博士永興初遷中

書郎出帝狩嵩山之南旣寒苦朝野怨嗟帝與從官皆胡服宮人及妃王雜其間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畏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武定中以嘗侍兼著作轉秘書監齊天保三年受詔撰魏史又詔嘗侍房延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等共緝成紀傳

隋許善心爲給事中父亨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脩緝家書其序傳末述製作之意曰謹按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坤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育德眷二統而降靈

有人民焉樹之君長有貴賤矣爲之宗極保上天之
瞻命應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大方振長策感召風雲
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
一致革命創制行素之道稽章紀事記言筆墨之官
漸著炎農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
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鼎入房傳夏
正與殷祀洎辨方正位論時訓功南北左右兼四方
之別擣杙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
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迺
襲五勝相公俱稱百谷之工並以四海自任重光累

德何世無哉逮有梁之君臨天下江右建國莫斯爲
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王克昌四十八載餘
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極百王之
弊救萬民之危及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
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
濟大忍於無形蕩蕩巍巍可爲稱首屬陰戎入賴羯
胡侵雉沸騰磔黷三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
厄廊廟有序剪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
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在而國亾豈天道歟豈人事
歟嘗別論之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

凡撰齊書爲五十卷梁書紀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爲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家壁皆殘不準無所盜惟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既拒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亾散有陳初建詔爲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脩撰且成百卷已有六秩五十八卷上祕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荷薪構太建之末頗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使任方願油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近虛室類原顛退昇無所交游棲遲不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

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庸瓌涼能孤陋未學泰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績禎明二年以臺郎入聘值本邑淪覆他鄉播遷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彼焚蕩今止有六十卷在又竝缺落失次自入京以來隨見補葺畧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爲一秩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秩十卷其臣列傳二秩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一秩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

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秩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按者並善心補闕別爲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

唐李延壽撰北史其序傳曰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當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子曰庭堅爲堯大理以官命秩爲理氏歷夏殷之季其後理微字德靈爲翼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隱伊侯之墟食李子而得全遂改理爲李氏周時裔係曰乾娶于益壽氏女嬰敷生子耳字

伯陽爲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在魏者爲段干大夫段干本其後也別孫慳爲魏文侯興富國之術焉在趙者曰曇以功封相人武安君牧其後也在秦者名興族爲將軍生子伯佑建功此狄封南鄭公伯祐生子德德子信爲秦時將信孫元曠仕漢爲侍中元曠弟仲翔位太尉討叛羗於素昌一名狄道臨陣殞命葬狄道後因家焉史記李將軍傳所云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紀實始此也仲翔曾孫廣廣子當戶椒敢當戶子陵戰沒敢子禹位至侍中禹生承公承公生蜀郡太守先先生長宗長宗生博士

况况生孝本孝本字上明生巴郡太守各次公次公
 生臨淮太守軌軌字逸文生積弩將軍隆隆字榮緒
 生雍雍仕魏歷尚書即濟比東莞二郡太守雍生柔
 柔字德遠仕晉為比地太守雍生弁字季子歷天水
 太守衛將軍子昶字仲堅昶生嵩字玄盛稱涼王謚
 曰武昭則皇室七廟之始也嵩第二子歆字士業嗣
 為涼公為沮渠蒙遜所滅世子重耳奔于江左遂仕
 于宋後歸魏為弘農太守延壽曾祖曉字仁略太尉
 虎子也臣欽若等按唐書重耳生北齊天保中歷廣
 熙熙生天賜天賜生虎也武東二郡太守曉生超字仲舉仲舉生太師字君威

唐初以竇建德禮部侍郎譴徒西會州忽忽不樂乃
 為羈思賦以見其事侍中觀公楊恭仁時鎮涼州見
 賦異之召至河西深相禮重日與游處太師少有著
 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威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
 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
 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嘗欲改正將擬吳越
 春秋編年以備南北至是無事侍中楊恭仁鎮涼州
 家富有書籍得恣意披覽宋齊梁魏四代有書自餘
 竟無所得居二年恭仁入為吏部尚書大師復還會
 州武德九年會赦至京師尚書僕射封德彞中書令

房玄齡竝與太師親通觀留不去曰時屬惟新人思自效方事屏退恐失行藏之道太師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山之節雖以不才請慕其義於是趣裝東歸家本多書因編緝前所脩書貞觀二年五月終於鄭州滎陽縣野舍時年五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爲沒齒之恨焉所製文筆詩賦播遷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子慶孫正禮利王延壽安世延敬播俱在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下刪削既家有舊本思欲追終先志其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編緝之暇晝夜抄錄之至五年以內憂去職服闋徙官蜀中

以所得者緝次之然尚多闕未得及終十五年任東宮典膳丞日右庶子彭陽公令狐德棻又啓延壽脩晉書因茲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十七年尚書右僕射褚遂良奉勅脩隋書十志復唯勅召延壽撰錄因此遍得披尋時五代史既出延壽不敢使入抄錄家業貧罄又不辦顧人書寫至於魏齊周陳宋齊梁隋正史並手自寫本紀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又從此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與正史所無有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始末脩撰凡十六載始宋終隋凡八代爲北史南史二書

合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寫訖以呈監國史國子祭酒
 狐德蔡始末蒙讀了乖失者亦為改正之許令聞
 君次以北史諮知亦為詳正周遍諮宰相乃表上之

冊府元龜

